

锦里诗苑

在加与减中

郭毅(四川)

一块冰溶化成水

曾经晶莹剔透,轮廓分明
它见过小心的凝结,拥雪入怀的气度
与纵驰的远方,纷纷后退的身影
漫天皆白,落满江山

有时飘在峰巅,与苍鹰的翅膀比肩
有时潜入夜,梦幻般层层盖住乡土
没有愁绪,喊醒一缕炊烟

这数不清的花朵,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遇山开路,逢水架桥,除了美
只剩下人物和风的口号
一望,是白,涉及到的悲欢

至于爱恨,生死,只不过在光阴中
找到羽毛的下落,与他听见的欢呼
纷纷扬扬,抬高了上升的境界
忽略了白下的低谷,暗黑

多像我涉足的江湖,被浪花淘尽
一逐千里,除非重来,找不到自我
找不到形态,找不到死后余生的光线
找不到灵魂滋养的一棵大树或一苗泛绿的草芥

一缕冬阳破开的温暖

最难过的是这冷热不济的年关
西南一带的雨露和风雪,搁在我的心里
不阴不阳,有时是迷蒙千山万水的雾
有时是透彻江山的冰
它们一次次出现,一次比一次迅速、深刻

当然有美,在我阅览的古册
一字一画烘托出人。只是那时
他们经过的艰苦岁月,即景饱满
动,是策马千里
静,是花开雪地

眉上的水,与我的眼神平齐
刚好与玻璃窗东来的朝阳不谋而合
一寸寸化开。这些能见的视野
看到那么多人,在山上围猎
在水里捉鱼、捞虾,把网撒得多开

我仿佛就在这网中挣扎
甚至忘记了生活艰难的部分
不可否认,弄错了的欢乐和幸福
也会在这里找到确切的名字

比如围坐炉旁的陌生面孔
突然跳出来,刚刚与空调房里的灯
相互照耀的那部分,多么温暖、亲切

一条河漫不经心

越来越像一条河,时高时低
从激越趋于缓慢,趋于小小的浪花
波澜不惊的心事,趋于和风细雨
不紧不慢的教诲,从自己的深处
扶植一些仅供自足的东西

这样真好,可以仰望江山
看鸟飞过预备的痕迹,在白云深处
丈量,到底有多少烟缕
被别的刻度碰触,跌落下来
留给自己,供随心所欲

已经很浅了,就不需要旺盛
否则高血压、糖尿病、酒精肝……
就会遗憾,就会与两岸的花草悲泪
幻化出风烛残年,让世界无声也无息
拥入更多孤独和迷惘

总算清静许多,才放下疾风和暴雨
才窥见内在的真谛。急躁是病
大喊只是发泄,哭有什么用
该流来的自然会来,该流走的谁也挡不住
与其刻意冲撞、裹挟
不如顺其自然,在记忆中出现实

一个男人
只想是一条河
不该自我作贱,追悔莫及

一块收割过的土地

犹如此,必须经过的那些排场
——以祭的文书抛出生前的功德
才能灵魂安息,为后人体面地在世上
继续善因,培育栽种得利的树木花草

至于善后的恶,归结于起源和本性
自有一代又一代的看法
比如:变种的豌豆花,为什么白中有蓝
又趋于过滤的时间,很快碎裂成粉
加热冷却变为凉粉
让少男忧,让少女喜

这块被收割的土地,被放大的空间
已经忘记自己笑着躺着站着跪着的千山万水
它们只不过一小步,雪就在枯枝上
融化成一滴滴水,漫进心里
开始消消涓流,中间大浪淘沙,最后沉稳寂静

——由来已久的习惯,是蜜蜂、蝴蝶跟从
是一群鸽子翩然落下来觅食,是叫天子被鹰追逐
躲进樵采丛中不敢露头,是一只母野兔带着孩子
饥饿餐尽的满足,是一头牛、一只羊与枯黄秸秆
牙齿磨碎后反刍的甜,在苦中的大叹

此刻都在祭中,光秃秃
被风吹得哗啦啦,哗啦啦

一吹干干净净

比如:一夜秋风,大地繁华落尽
我开始在院子里清扫,一落叶枯黄心事
堆在一起,被火点燃。它们烟雾腾腾
互相争吵,还在为生前事卖功、诿过

这无休止的习惯,从古至今
从来不减少,越来越大,像年终总结报告
成绩占据主要篇幅,经验团结,遵从主旨
只有一两点缺陷,不痛不痒
让人欢喜若狂,鼓掌庆祝,饮酒陶醉

这大半生,改变许多
唯独自己越来越老,顾谓的雪花
浸湿的风声愈来愈耳背、眼花
少有几声断唱,让自己清醒,站在这小院里
看到一朵接一朵盛开的花

自己一生的代价,少有真爱
去欣赏每个途径的翩跹清纯。即便笑脸
也是被蒙住的一层油脂,揩干净了
露出的也是一叶叶下坠的心事
被火焚烧,一带扫除
去肥沃新的土壤

这宛如砸向大地的春光,一吹
万物苏醒,遍地响动着的都是发芽的心跳

一蓬绿萝缓慢在书台

要是你明白其中的道理
你是否赞许我执着的追求
这文字中的人和事,一盏灯,一个影
抹掉的时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如你闪耀的绿,将一根颈长的状态伸向我

我已好久不曾为你浇水、施肥
蒙尘的兵书稳囤的计策,在江山上生出的花
迎合了我的理想,顺应了大众的希望
我就这一杯茶的小小心情
除了翻阅,只剩下湿热的感情
对鱼的自由,对鸟的远方,对你的庇护

多数时候,我得为生死担忧
只好出去走走,看一看土地的草
如何随季节爬上山冈,如何在夜晚闪烁萤火
又如何浸出我的笔尖,一字一句
在我的亲人的头颅、脸庞飞过一只老鹰
幻化为奔跑的蝴蝶、蜜蜂

我常常因你而充满绿
将双手和心血交给他们
我想:他们和你一样,会更久
一动不动,除了缓慢,再也找不到
用更好的方式,来安慰我

一群雨飘来

我分明看见自己化作一群雨
将前世用过热的被火炙过的,一尘一灰
由白云笼盖的高山,冲至谷底
顺从古老宿世的植物,扎紧根
张开武力具足的十指,抓牢泥土和石块

我已经完成我的宿命,刚刚走下祭坛的五谷
还在为更多的生命发芽、拔节、开花,结果
我的美丽的祖国哟,无处不在我的滋润下
起伏伏地奔流,掀起丰富江山的浪潮
把我细小的回声推向更遥远,更广阔

我早已不是自己了,这世袭的黄皮肤
最初呈现的晶莹心愿,就是叮当作响的金属本色
一生都在路上,为沿途的风景
铺满锦绣,补缀卧卧的岩空
以奔腾之瀑布涌向绝壁,再做江河铺展

“我真的坚守着柔软的水滴石穿。”
从来就收拾好行装,为爱所受,为恨所恨
奉上这五谷百蔬的源泉,化冰雪为春天
让荒漠长出绿草、大树,纵驰千里
到达亿万万物以盛开的地方

只是普通人把我当成了雨
慧根清净的人
才向我念念有词
莫名感激

一丛阳光刀子从天空伤口里刺出

春天到了,地上的冰雪、雾霾畏缩颤抖
让江山微启绿唇,说出的新鲜事儿
在阳光的刀子中浸出花来
我相信,它们的力量,没有冰冷的词语
在天空的伤口里撒盐

它们用金线交织,缝合世界的缺口
一针接一针的温暖,裁剪出的服饰
退化了蒙昧时代巨大的悲伤
如自然法则野生的虫鸟,听到号召
一只接一只从冻土冒出,翻动着光明

我爱这沸腾的天空,我更爱这天空中的刀子
闪现的部分,将暗黑的原痕一块块剥出
它们变换的光明魔法,在不同耀眼的手中
不分卑贱、高矮、粗细、纯洁、脏污……
只以熨平的火力,一丛一丛以万物的芬芳

我也爱这握刀子的手,粗砺的皮肤
与阴险岁月较劲的部分。它们除了剥出
一个巨大的脓泡,还在不停地给伤口上药
这肌肉中微微发热的痒呵
也以相同的梦,照见了一触即开的天空

一辆车停在路边直到废弃

很多时候,它在等它的主人
一个因情失意者
疯狂地擦伤它。等那把钥匙打开门
缓缓地开进修理厂

一天一天,它在等
等来了落魄的乞丐
等来了臆想的某场事故
等来了意想不到的责任和原由

直到锈迹漫进
一块块掉落的漆
它的主人也没有来

有人说主人逃遁了
有人说主人坐牢了
有人说主人残废了
它听着,泪水夹着雨水渗进发动机
怎么敲击,也发不动了

虎 虎 虎

李佑启(湖南)

虎跳峡

这剧情,绝对不是鲤鱼跳龙门!
热带雨林,一直在血管里奔腾,季风轻拂
着骨髓里不老的欲望。

本来,与澜沧江,与怒江,是手挽手的同伴,
风雨兼程,你却突然往旁边纵身一跳。
这一跳,跳出了一个叹为观止,跳出了一个亘古瞬间!

这一跳啊,跳出了一个鹤立鸡群。偌大的
云贵高原,也只不过是你脚下块小小的跳板。

这一跳,纵贯亿万年!
跳吧,因为苦,因为痛,因为无可奈何。因为对面。

跳吧,跳过去,换一个自己。因为旧皮革。
跳过去,告诉对面,你就是来自于对面的人间。

跳过十万座大山,跳过十万亩桃花,跳过
十万顷麦田,跳过十万缕云烟……跳过阳春,
跳过秋雨,跳过林海,跳过山风,跳过落叶,跳
过野草……跳过风花雪月,和人间烟火……

然而,能跳过自己的心跳吗?
涉险而去。是什么把你逼成了虎?
我知道,前面就是深渊,是惊涛骇浪,是尸
骨无存,是万劫不复!
是渊藪,是命!
当然,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身后有一只恶虎? 开弓真的没有回头箭?
你真的不能停下来临水一叹“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也不能停下来仰天而思“水利万物
而不争”? 更不能停下来一声长啸“江河湖海,
非一源之水也”?



图片来源于网络

假日,与数十年前一块儿从军的同乡战友
聚会。席间,有干姓战友过来与我碰杯,说:“时
常看到你发表的文章,真佩服你!”
我连忙说:“不敢。不过,我今天能弄舞一
些文字,倒真是要谢谢你呢。”

战友不解:“谢我?为啥?”
“是你的打击成就了我呀!”我笑答。
我与干姓战友当年是一块入伍到青海的
同年兵。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他分到汽车
连学驾驶,当了技术兵,而我则分到炮连与火
炮打交道。

参军除了实现卫国戍边的军人梦以外,也
可以在部队受到锻炼,学到一些于军队和社会
有用的本领。干姓战友的驾驶技术将来回地方
非常有用,而我则不然。经过一番权衡,我决
定在练好军事本领的前提下自学写作。其实我
入伍前的高中阶段念的是理科,文字功底并不
厚实,我只能抱一种尝试的态度,希图给自己
的人生写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

写作是一件很清苦又费神的事儿。起初,
我采用的是模仿,利用业余时间把连队的新人
新事套进报纸上新闻报道的格式,同时也写一
些讽刺小品短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平均
每天要写出三篇以上的稿件。

干姓战友的汽车连与我所在的炮连紧邻,
闲暇时常有来往,感情较笃。发现我在自学写

因为,时间?
也好,若不能逐水而居,那就抱水而眠吧。
好像,这也是我必须保留的姿势。不能留
恋万里波涛捧出牛羊成群,不能顾及峡谷两岸
千万顷麦芒的眼,以及,山梁上最后那场雪,山
脚下疯长的稗草。
和野花儿叶尖上的虚寒。
难道,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豢养着一只与生
俱来的虎? 只是,我们都不是自己的“木老爷”?
是啊,谁也不能确定自己心中是否暗藏着一
头初生的牛犊。
闭上眼睛,我屏声静气,双手合十,缓缓地,
缓缓地,举过眉心……

虎骨膏

之于黑森林,这是谁的忧伤?
将骨头熬成膏,将山林熬成膏,将威风熬
成膏。

日子,也熬成膏。
贴上你的关节,让骨髓里的痛,让你辽阔
的无奈,像傍晚的山风拂过树梢。
用闪电为你止痛,用呼啸为你舒筋活血,
让你成为自己的王!
让曾经失去理智的百兽,重新回归理智!
狗皮的幌子, 是一竿猎猎作响的大旗,但
名声比效果差得多。不说招摇。
这膏药,治得了时光膨胀的苦楚,却终究
日益彰显虎骨深处的疤痕。
没错,内病外治,可以齐家。但是,要找到
一剂心灵的阴凉, 找到为灵魂捕手疗伤的处
方,仅靠一种精神一种情怀还是不够的。
没有谁能超越黑森林里的闪电。
以及,闪电背后的光芒。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他不只一次讥笑我:“看你写的字,像狗爬
一样,还写作呢。”话虽如此,他还是尽力支持,
用他汽车上淘汰下来的电瓶帮我做了一个小
照明灯,以便我在被窝里蒙头看书或写稿,不
致影响同宿舍的其他战友休息。其间,我报
名参加了人民日报函授中心举办的函授学习,
每月的津贴也几乎全用于购置写作理论书籍
和稿笺、信封等。几个月过去,数百篇稿件寄
出,似泥牛入海,一个铅字也没见到。

“如果你的文章能见报,我手板心煎鱼给
你吃。”干姓战友再次打击我说。调到团里当
文化干事的老排长也劝我:“你可能还真不是
搞写作的料,复习复习去报考个学校吧。”并
给我送来了一大摞文化书籍。我不忍辜负他
们的好意,只好表面上接受,背地里不仅不服
输,反而激发了我的执拗劲,坚持写、写、写。

参军第二年的 10 月 19 日,我的第一篇
腐坑《粟红传义务制作营井盖》在兰州军区
的《人民军队》报上变成了铅字,看到报纸
的那一刻,那份惊喜和激动简直难以言说。干
姓战友

没有谁能盖过黑森林里的呼啸。
以及,呼啸而去的坦荡。
那千万顷麦田? 那千万顷麦田的芒? 那千
万顷芒的眼?
不说也罢,怕画虎不成。
画虎画皮啊。当然,还可以画老虎的筋,老
虎的神,和老虎的故事。可以画海啸似的山
风。也可以画敲响大山时的震撼。
和病猫。
然而,可以画出所有的笼子? 和笼子里的
叹息声吗?
有林海从骨髓里游刀而来, 关节再次风
湿。谁坐在山上观战?这仅仅只是隔岸观火
吗? 老虎最大的失误,是不该跌落平阳啊!
那就将咆哮熬成膏吧, 将自由熬成膏吧,
将阴晴圆缺也熬成膏。
久居动物园或马戏团,已经没有了往日的
脾气。向围观者献媚,或者,为了一口吃的,
已注定一个小丑掩饰不住的命运的悲哀。
放虎归山的传说,再也不是那一轮西沉的
太阳。东山再起已成为了教科书里安静、克
己的信条。
你额头上的那个字啊——宽恕我吧,请宽
恕我已经认不出来——难道那只是你最终
掩藏不住的——
抬头纹?

虎皮兰

别忙着诋毁我,你先回头看看吧——
我本以为会闻到你身上淡淡的烟草味,闻
到塞外男人特有的气息,从你脸上看到西北
风沙的暴虐,或者,从你眸子里找到东北黑
土地的深厚与辽阔。
然而,还没靠近你,就已经远远地闻到了
北方女性浓郁香气。真的!
北方有佳人。
你应该是西北或东北来的女人吧? 身上
洋溢着与生俱来的只有中原以北的水土才
能养育出来的那种奔放和霸气,那种阳刚而
粗犷的王者霸气。
看得出,你很勤劳,很温顺,很简朴,吃苦
耐劳,忍让谦和、……你饱经风霜的脸蛋上,
全都写着哩。
虽然不喜欢张扬,但你同样孔武刚悍;虽
然不急不躁,但你同样强劲坚毅;虽然不装腔
作势,但你同样威风凛凛。
虽然也很窈窕,但并不十分淑女;虽然也
很娴静, 但一点都没有幽兰馥郁的妩媚与
飘逸。
也许,你的确虎落平阳。
那腰际,那颌角,那身板,分明还烙着老虎
的斑纹哩。
有人说,那是云霞的影子。
噢,那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美女?
悲哉! 壮哉!
放虎归山与你有关吗?
我披着虎皮的沉默可怜的小女孩!
梅,兰,竹,菊。都是君子。
这年月,只有那一行行白鹭才可以徒步于
青天之上。
然而,真正的青天是在人们心里的,君子
的心里。
飓风可以将河流吹得竖起来,却终究吹不
浊,也吹不散人们心里的天!

谢谢你激励了我

肖波(四川)

图片来源于网络

也跑来由衷祝贺:“手板心煎鱼改为请你搓一
顿吧。”

自那以后,我便走上了写作之路,先是调
营部任书记, 后调师部专门从事新闻宣传,
回地方又进了广播电视宣传系统, 一干就是
二十多年……

少小时,我身体特单薄,有村人当面打击
我:“一个农家娃娃,这副身子将来长大日子
咋过哟!”母亲便教我:“身子薄,就好好读书,
不能让人家看扁了。”于是我念书还算刻苦。

退伍回乡工作后, 我报考北京广播学院,
旁人发笑音轻贱:“之前有那么多人都考而不
中,你能行?”我心激愤,勤奋准备一个月,一
考即中。

孟子说:“知耻而为人,知耻而后勇。”谁
也无法回避被人轻视,有人在别人的打击下
自卑自怜自卑自愧沦落不振,有人却在旁人
的不屑中鞭策自己,唤醒自尊,终成就一番
作为。于我,单就写作这件事,我是要十分
感谢干姓战友的。当然,他当年的打击其实
并不带恶意。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了既艰辛又充实的日子,给我提供了放衣物
的方便。记得那年,衣柜的抽屉坏了,我到
处找人修理却找不到人。邻居介绍说,隔壁
杜大爷做木匠活儿,会修理。我找到了杜大
爷。杜大爷满口答应, 豪不犹豫地给我修理
抽屉。老人修理了将近一上午才把抽屉修好。
我给他付钱,他不收;给他买烟,他不要。他
说,举手之劳,不必酬谢。我很感激杜大爷。
十几年过去后,杜大爷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
现在我眼前,勾起了我的回忆。

2012 年,我离婚了。衣柜还是过去的。而
如今,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衣柜少了负荷,更
加空旷。我好像失去了什么。我把衣柜充
分利用,把春夏秋冬的衣物分开放置,该挂的
挂,该放的放。而且,我时常擦洗衣柜,把
它打扫得干干净净,锃光发亮。但衣柜的
油漆还是部分脱落了,前面那张镜子也掉
了一角,这旧衣柜仿佛一个残缺的伤员,
孤单地站在那里,让人伤感,让人回忆。

如今,我在城里买了房子,也添置了新
家具。父亲说,把旧衣柜卖了,衣物可以放
在城里的衣柜里。我依然把衣物放在学校
寝室的旧衣柜中,没有卖这旧衣柜,我对旧
衣柜充满了依恋,充满了感激。是啊!旧衣
柜虽然没有鲜活的生命,没有给予予什么,
但它陪伴我那么多年,让我思索那么多
年,我对旧衣柜充满了朴实的情感。

旧衣柜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它
经历了风霜沧桑,见证了我的成长。

